

第四題：談談你對「君子」的理解

一、「君子」之基本含義：

自孔子開始，「君子」的主要含義從貴族子弟轉向一種具德性的理想人格。¹ 身份地位的高低不再是判斷「君子」的標準，具備道德修養才是其核心條件，正如朱熹對「君子」的解釋為「有德位之通稱」。²

而《禮記》的《中庸》篇中，有一節概括了儒家的「君子標準」，其大意为：³君子具有自己的天賦使命，而且處事都自覺地按天道人性的法則而行，並且具備了至善、至仁、至德、至聖、合外內之道等理想人格。君子能與天地合一，能夠自然而處。但筆者認為這些標準仍不算全面，《論語》中對「君子」的闡釋則更為深入直接。根據楊伯峻的統計，《論語》出現了 107 次與「君子」有關的引文，當中大多數是與「小人」的比較，而值得注意的有兩點。

第一，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⁴此句即指君子遇到問題先會從自身尋找原因，小人則會設法推卸責任，不會自我反省，而是怪責別人。君子從反省的過程中，肯定自己的思想行為符合仁義，並從中提高自己改造環境的能力，以使內心充實和無慮。孔子又舉射箭為例，⁵以證明內、外向的結合是君子的特點之一。若箭射不中目標，我們應先檢查主觀原因，找出原因是為了克服缺點，亦是為了之後

¹ 在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等先秦典籍中，「君子」一詞可指稱丈夫、情人、周天子、諸侯、士大夫及一些地位較高的貴族子弟。稱他們為「君子」，包含了對其身份、教養和服飾儀錶的欣賞及尊重。但自氏族貴族的衰落後，「君子」指稱貴族的語義逐漸淡化。

² 朱熹：《論語集注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153。

³ 《中庸》開篇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

⁴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383。

⁵（禮記·中庸）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（靶心），反求諸其身。」

能射中目標，這個過程便是由外向內，再又由內向外的轉化。向內的反省實則是為了更好地向外追求，對君子而言，對外的追求就是經世致用、治國安民。

第二，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⁶這句的大意是指君子心境寬廣、平靜，不受物質影響，而小人卻患得患失，因憂慮太多，故而不安。筆者認為此處的「坦蕩蕩」也可理解為坦誠真實，即君子是不會巧言令色的，如魯國人微生高沒有如實地回應乞醋者自己沒有醋的故事中⁷，孔子就認為這是不要得的虛偽行為，可見君子是不應護短的。此外，君子亦不可掩飾過錯，孔子曾說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⁸這暗示了他也是犯過不少過錯的人，而君子就是能夠承認過失然後改正的人。

事實上，君子與小人的人格亦並非是一成不變的，只要加強道德教化，不斷注重人格修養，小人最後也可成為君子，而這亦體現了孔子「有教無類」的教育思想。

二、「君子」之內在品質：

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子曰：『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』」⁹筆者認為當中的仁、智、勇三德就是作為君子最重要的道德修養。

「仁者不憂」即仁德之人沒有憂慮。在司馬牛問君子一事中，¹⁰可見「仁者不憂」是因為「內省不疚」。內省是「克己復禮」的自我修身功夫。如果君子能夠凡事根據「禮」而做，就自然沒有可內疚之處，故而能達到不憂。

⁶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83。

⁷ 魯國有一位名人微生高，被人們視為正直之士。一次有人向他借醋，碰巧他也沒有，但他未明說，而是向鄰居借醋來滿足人家。

⁸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67。

⁹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51。

¹⁰ 《顏淵》第十二：「子曰：『君子不憂不懼。』曰：『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』子曰：『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。』」

「仁」是孔子最為重視的修身品格，亦是君子的根本所在。子曰：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；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¹¹當中就指出君子在任何時候都不可離開「仁」，如財富地位若不是從「仁」得來，則不可接受，貧賤不可按「仁」擺脫，則不能為之。事實上，「仁」並非只有單一內涵，它更包含了孝悌、禮、恭、信、敏等眾多德目的部份意義。

而「知者不惑」是君子的第二條標準。「不惑」指不疑惑、不糊塗。要做到「智」，則要「知人」。這不指對別人的認識，也包含了對自我的認識。在儒家傳統中，具有自知之明比「知他人」更為重要，故孔子才會說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」¹²而《為政》的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」¹³又說明了有「智」的人是能坦誠面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。另外，「智」亦指具備辨別是非、善惡的能力。智者往往對於是非善惡有著清醒的認識，故不會顛倒黑白，違背禮法。

此外，孔子認為「君子不器」，意指即君子不應像一般的器物般，只有一種用途，反而應知識淵博，無所不通，以達致「化」。同時，孔子認為「君子貞而不諒」¹⁴，亦即君子講「大信」而不講「小信」。大信是對於「仁」而言，指大的承諾、大的信誓，甚至與國家有關的。而「不講小信」則是指小信和大信發生衝突時，為了服從大局才不講的。亦即是說，君子要懂得取捨，明白什麼應該堅持，什麼應該被捨棄。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，君子之「智」並非單純指有知識或掌握知識的能力，它更多的是一種生活實踐的智慧。

「勇者不懼」是君子的第三個準則。因所做的事合符仁義，故不需有任何內疚，所以才能不懼。儘管行為的後果嚴重或過程困難，只要目標明確，知道所做之事合於仁，歸於義，就自然不怕任何犧牲。《憲問》：「仁者必有勇。」¹⁵《為

¹¹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80。

¹²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9。

¹³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7。

¹⁴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93。

¹⁵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30。

政》：「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」¹⁶從中可見仁、義、勇的密切關係。但君子之勇並非指好勇鬥狠、衝動行事，而是以禮義來節制，否則就會有《泰伯》中「勇而無禮則亂」¹⁷的後果出現。

四、「君子」之行為標準：

《衛靈公》：「子曰：『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』」¹⁸在行為上，君子具有行義、復禮、謙遜等四個標準。

首先，「義」即合宜、應當之意¹⁹，後來行義解作人要做符合社會道德的事情。《論語》中「義」常與「利」作對應，如《里仁》的「君子喻于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²⁰當中指出君子應重義輕利。錢穆認為「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，小人于事必計其利害。」²¹由此可見，君子行事時是按「義」，而非取決於個人利益的得失。

第二，君子的任務是「復禮」，即要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並按自己的身份，做該做的事。禮包括了典章、制度、儀節和習俗等，它對於人的行為有直接的引導與約束的作用。君子要遵從禮，一是要發自內心對禮有真心的遵從，而不是僅有外在的形式。所以林放在向孔子討教「禮之本」時，孔子的回答是：「禮，與其

¹⁶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44。

¹⁷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87。

¹⁸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87。

¹⁹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81。

²⁰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91。

²¹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91。

奢也，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²²(《八佾》)治喪，重要的是哀戚情感的真實流露。如果過於文飾，只注重治喪的儀式，就會流為浮華。二是在行為上遵從禮節。有了內在情感，就要通過行為把內心對於禮的尊重傳達出來，言行舉止符合禮節的規範。大到治國、理政、為人臣子，小到日常起居飲食，都有相應的禮節要遵守。

第三，君子需謙虛處事。《泰伯》：「子曰：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』」²³當中可見孔子嚴厲批評驕橫狂妄的人。而《衛靈公》的「君子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」²⁴又說明了君子應該「不爭」，其表現有二，一是不好勇鬥狠，不因私利而與人相爭；二是克己復禮，依禮行事，以禮化爭。

第四，君子講究誠信。《為政》：「子曰：『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』」²⁵沒有誠信的人就好比沒有輓的車一樣，不能行走。當自己有了誠信，才能換取別人的信任，以致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秩序。

五、成為「君子」之途徑：

若想成為君子，就需要經歷立志、學習、實踐等三個階段。

在立志方面，君子應志於德。孔子雖不反對物質追求，但懷德之心才是君子所應堅守的，如「孔顏樂處」那樣，跟從道義所獲得的精神滿足遠比物質財富更有價值。君子亦應志於道，這裡的「道」不單指個人修身之道，更指君子應積極入世，推行治國之道，為社會出力而不獨善其身。

²²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(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)，頁49。

²³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(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)，頁196。

²⁴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(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)，頁383。

²⁵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(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)，頁42。

另外，孔子把人分為四等，他認為自己也不是「生而知之」的第一等人，而只有透過學習，才能讓自己獲得知識，從而提升個人修養。由此可見，「學」就是成為君子的基本途徑之一。首先，需要學習上文提及的各種道德品質和行為準則，然後需要博學于文，掌握「六經」、「六藝」，《論語》中亦見孔子以詩、書、禮、樂等教育學生，所謂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²⁶正說明了學習經典之作用。而博學又需結合思考，如《為政》的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²⁷正說明了學習與思考並重的必要性。

最後，當具備志向和知識後，就需要盡力地實踐。如顏回就有力行的精神，但宰我晝寢則被批為「朽木不可雕也」²⁸。孔子認為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於行」²⁹，可見行動比言語重要，故君子應是言行一致，而非只會空談的人。

筆者在分析何謂「君子」時，曾想過以下問題，可供同學思考：

論語中的「君子」和「聖人」有區別嗎？

筆者認為聖人應高於君子，前者為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人格。孔子弟子視其為聖人，但他認為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」³⁰孔子不但不把自己算作聖人，甚至堯舜也不能完全稱得上聖人，故他說：「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³¹而設計聖人的目的，應是為了強調個人修養的提升其實是沒有止境的，因聖人是作為最高、最遙不可及的理想人格而存在，故能讓人對自我要求更加嚴格。然而，絕大部份人對因目標遙遠而感灰心，故孔子提出了現實生活中可見的君子人格。君子並非完美，他雖有缺點，但勇於改正。君子犯錯的形象使其顯得平實，正

²⁶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410。

²⁷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5。

²⁸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08。

²⁹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97。

³⁰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81。

³¹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74。

如《子張》所說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」這就讓一般人對成為君子的目標有了信心。

參考文獻：

1. 朱熹：《論語集注》。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1年。
2.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。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。